

探讨拟亲属称谓语的语用功能

摘要: 拟亲属称谓语是汉语中使用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的一种称代形式。在具体的交际语境中, 该称谓方式具有不同的语用功能。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 结合翻译实例探讨了拟亲属称谓语的语用功能及英译中其语用功能的得失, 指出由于文化差异, 绝对的语用等效是难以实现的。

关键词: 拟亲属称谓语; 语用功能; 英译; 得失

拟亲属称谓语是汉语中使用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的一种称代形式, 它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长期存在于汉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例如: 一位年青人可称呼一位熟悉的长辈为“伯伯”, 亦可称呼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为“老伯”。作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语言词汇, 该称谓语的使用范围之广、语用功能之复杂非其他称谓方式所能比拟。而在英语国家中, 人们则很少使用拟亲属称谓语, 即使是亲属之间也习惯于使用姓名称谓方式。这种语义空缺现象无疑构成了翻译的难点。本文旨在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讨拟亲属称谓语英译中语用功能的得失。

一、汉语中拟亲属称谓语的语用功能及与英语的差别

语言称代系统的研究一直是社会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社会语言学家认为“交际双方为了表示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尊卑长幼、远近亲疏概念, 不可避免地遵从特定的社会规约, 选用合适的人称称代形式, 以此达到确定彼此社会地位和表示不同人际关系的目的。”在汉语言系统中, 拟亲属称谓语同其他的称代形式一样用于明确被称谓人, 承担着其特有的指示功能。并且, 在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下, 拟亲属称谓语的使用还反映出交际双方社会地位的差异、亲疏关系和说话人的礼貌程度等, 因而它还具有社会功能。由于社会、历史、习俗等文化差异, 在英语国家中虽然也使用拟亲属称谓语, 但其语用范围较窄, 在语用功能上也与汉语有很大的差异。

1、汉语中拟亲属称谓语的语用功能

(1)指示功能

指示指的是在言语活动中, 尤其是在有一名说话人和至少一名听话人参与的这种典型的语言交际活动中, 对参与者所谈及的人物、事物、事件、过程和活动等作出确切的理解都必须把它们和某些语境构成要素联系起来这一现象。在汉语中拟亲属称谓语主要起着以下两种指示功能。

1)人称指示功能

人称指示功能是拟亲属称谓语的基本指示功能, 用于明确被称谓人, 根据说话人的视角, 可分为自称、对称和他称。自称即第一人称指示, 其语用功能类似于人称代词“我”“我们”。如例1。例1: (贾珍)方言道:“昨日承冯大爷示谕老先生人品学问, 又兼深通医学, 小弟不胜钦佩。”[1] (123)对称即第二人称指示, 其语用功能类似于人称代词“你”、“您”、“你们”, 如例2。例2: 冯紫英道:“没有什么话。老伯只管下棋, 我也学几着儿。”[1] (1201)他称即第三人称指示, 其语用功能类似于“他”“她”或“他们”, 如例3。例3: 何三美浑家说道:“范家老奶奶, 我们自小看见他, 是个和气不过的老人家……”。

[2] (42)

2)年龄指示功能

汉民族注重长幼有序, 因此, 在交际双方地位相当的情况下, 说话人常根据自己与被称谓人的年龄差距来选择相应的拟亲属称谓语。如例4。例4: 张静斋:“老伯母, 我们做子侄的理效劳……。”[2] (44)

(2) 社会功能

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传统的封建宗法等级观念,其中包括尊卑长幼,远近亲疏的概念,交际双方不可避免地遵从特定的社会规约,选用合适的称谓形式,以此来达到确定彼此地位和表示不同人际关系的目的。在社交场合中,不同的拟亲属称谓语的使用除了明确指称对象外,还体现着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亲疏关系及说话人自身的修养等。

1) 亲疏关系功能

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认为理想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把对方看成一家人,一千多年前,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因此,使用拟亲属称谓语称呼非亲属能够缩短交际双方的距离,产生良好的交际效果。在择词上,说话人常根据与被称谓人的熟悉程度选择恰当的称谓方式。当交际双方关系生疏时,说话人常使用较为概括的称谓方式,如:“叔叔”“大伯”等。随着交际双方的关系日益密切,便逐渐使用“姓+亲属称谓”至“名+亲属称谓”,直至直接使用亲属称谓语,如例5。例5:士隐笑道:“……,贾兄来得正好,……。”[1](7)(士隐)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1](8)士隐听了大叫:“妙极!弟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1](9)

2) 地位功能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以及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封建伦理观念,严格地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严复曾在《论世变之亟》中说过:“中国最重三纲”。君臣主仆之间等级森严、称谓分明,不相假借。有些拟亲属称谓语仅仅是用于反映被称谓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及与说话人之间的地位差异,而不用指示双方的年龄。通常身份地位低的一方称谓身份地位高的一方时,用“世兄”“爷”或“奶奶”等。如例6。例6:刘姥姥只得蹭上前来问道:“太爷们纳福。”[1](70)

3) 礼貌功能

中国是礼仪之邦。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左传》)表明了“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基础。礼貌待人,谦和让人是传统的道德规范。这种规范决定了中国礼貌称谓体系的基本取向。尊称对方为年长者,而自谦称为年少者反映出说话人的礼貌与修养。如例7。例7:鲁编修道:“老世兄,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四公子道:“小弟总是闲着无事的人,因见天气晴暖,同家兄出来闲游,也没甚么事。”[2](103)以上是鲁编修与娄家四公子的对话,双方都自称为“弟”是出于礼貌的考虑。

2、英语中拟亲属称谓语的语用功能

由于文化的差异,在英语国家中,对亲属以外的人使用亲属称谓语是不符合西方习俗的,即使在亲属之间,人们也习惯于使用姓名称谓。这与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传统“重名分,讲人伦”的封建伦理观,与西方社会“人为本,名为用”的价值观念,使得中西方在拟亲属称谓系统上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在英语国家中,儿童有时也对无血缘关系的长辈使用诸如“uncle”“granny”等称谓,但这仅局限于两家关系较为密切时,即称谓人与被称谓人为熟人。这时这种称谓用以表示礼貌并具有明显的年龄指示功能。如例8。例8:“Granny, granny,” he (Johnnie) shouted, “I’ve got you r post.” [3]然而,少年及成年人几乎不用这种称谓方式,熟人之间习惯于使用姓名称谓,或为示礼貌,常用Mr.、Mrs.、M

iss 加上姓的称谓方式称呼交际的另一方;而对陌生人则较多地使用表示尊敬的“Sir”或“Madame”来称呼对方,以示礼貌。当交际双方地位尊卑有别时,地位低的一方常根据交际另一方的地位选择表示尊敬的社交称谓语,如 Sir、Lord、Majesty 等。而不用拟亲属称谓语。汉英拟亲属称谓的语用功能差别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二、拟亲属称谓语的翻译与语用功能的得失

由于汉语中拟亲属称谓语具有使用范围广,分类精细,名目繁多和语用意义纷繁复杂等特点,而英语中的拟亲属称谓语范围狭窄,数量少,并且语用意义简单,这就造成了汉英翻译的障碍。汉语的拟亲属称谓语有时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词,有时即使有对应词,却不具有对应语义等原因造成了汉英翻译的困难。由于拟亲属称谓语的语用意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译文即使实现了某种语用意义的对应,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其他语用意义的缺损。通常来说,对拟亲属称谓语的翻译,译者采用两种翻译方式:形式对应译法和功能对应译法。以下本文将以这两种译法为基础,分别讨论译文中语用功能的得失。

1、形式对应译法

形式对应译法即语言结构的表层对应,也就是传统翻译论中的“直译”,这种译法是将源语中的拟亲属称谓语用译语中相应的亲属称谓来翻译。这种译法实现了表层语义的等值转换,保留了源语的语言文化特色,然而汉英文化的差异造成了汉英拟亲属称谓语的语用范围及语用功能的差异,局限了这种译法的适用性。用这种译法翻译儿童语言时,虽然较为妥当,但仍难以实现语用意义的完全等值,如例 9。当这种译法用于翻译成成人语言时,语用意义的等值则更难以实现,如例 9。例 9: 宝玉笑问道:“神仙姐姐,不知从哪里来,如今要往哪里去……” [1] (55)“Sister Fairy, " he begged with a smile, " tell me where you are from and whether you are going, ……” [4] (71)这是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遇见一位素不相识的年长于自己的仙女时所说的话。“神仙姐姐”这一称谓,在此语境中具有以下几种语用功能:(1)年龄指示,即这位仙女年长于宝玉;(2)礼貌功能,宝玉用“姐姐”这一称呼来表示礼貌,以缩短自己与仙女之间的交际距离;(3)亲疏关系功能,宝玉使用“社会身份+亲属称谓”的方式称呼这位仙女,表示他与仙女原本并不相识。因为汉语中常用这种称谓方式称呼社会身份明显,且不相识的人。译者将“神仙姐姐”直译为“Sister Fairy”实现了表层语义的对应,虽然英语中少年不用“Sister”去称呼非亲属关系的女性,但是根据上下文语境,读者也不难发现宝玉与这位仙女之间的亲疏关系,使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的民族色彩,移植了新的表达法。然而由于“Sister”一词可指“姐姐”或“妹妹”,故译文中无法体现该称谓的年龄指示功能和礼貌功能。例 10: 甄士隐走过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 [1] (8)He was overheard by Shih-yin, who arrived just then, " I see you have high ambitions, Brother Yu-tsun! " he joked. [4] (13)“雨村兄”是甄士隐对贾雨村的称呼,根据语境可知甄士隐实际上已年过半百,而贾雨村正值青年。即甄士隐年长于贾雨村,并且甄士隐为一乡官,家境较好,而贾雨村为一贫困潦倒的书生。因此甄士隐使用“名+亲属称谓”的方式称呼贾雨村,显示出以下几种语用功能:(1)亲疏关系功能,甄士隐与贾雨村很熟悉;(2)礼貌功能,通过称贾雨村为“兄”,显示出对他的礼貌、敬重之情。译者将“雨村兄”直译为“Brother Yu-tsun!”达到了形式的对应,但却无法反映出上述两种语用功能,因为英语中“brother”一词用以指称非亲属关系的人时,主要有如下两种语义:(1) a male member of the same group (同事,同僚);(2) a male member of a religious group, esp. a monk. (修士)(《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因此,译文中用“brother”这一称谓未免会引起读者的误解。仅管按照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 男子

可以互称为 brother, 但多用于不相识的男子之间。因此, 在亲疏关系功能上与汉语大相径庭。此外, brother 一词也无法确切反映出“兄”这一语义, 因此便无法实现上述的礼貌功能。

2、功能对应译法

功能对应译法即语言结构的深层对应, 也就是传统翻译理论中的“意译”, 这种译法是指在翻译源语中的拟亲属称谓语时舍弃其形式而按其语用功能进行翻译。在翻译中, 译者常结合语境, 根据其主要语用功能, 选择指示功能对应译法或社会功能对应译法。

(1)指示功能对应

由于汉英民族文化社会习俗, 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 汉语中一些表示自谦和其他礼貌功能的拟亲属称谓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词或语用功能对应的表达方式。译者只好将作淡化处理, 将其译为人称指示代词。这种译法的优势在于实现了指示功能的对应, 但其缺点是无法体现源语社会功能, 如例 11。例 11: 士隐不待说完, 便道:“兄何不早言, 弟已久有此意, 但每遇兄时, 并未谈及, 故未敢唐突。……” [1] (9) “Why didn't you say so before?” in terpo sedSh in-yin. “I've often wondered about this, but since you never mentioned it didn't like to broach the subject……” [4] (13) 原文中“兄”是士隐对雨村的敬称, 而“弟”是对自己的谦称。这种称谓方式反映出: (1) 礼貌指示功能, 即士隐的礼貌之情及对雨村的敬重; (2) 亲疏关系功能, 士隐直呼雨村为“兄”表示两人关系已很为亲密。而译文中将其淡化为人称指示词, 虽然实现了源语人称指示功能的对应, 实现了有效交际。但由于英语中的“you”并没有敬称之意, 并且“I”也没有谦称之意, 因而其社会功能便无法在译语中体现。

(2)社会功能对应

有时, 汉语拟亲属称谓语在语言交际中主要起着社会功能, 并且在人物刻画及形象塑造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英语中的对应词却完全不具有这种功能。因此, 译者在翻译这类拟亲属称谓语时, 常结合语境, 通过视点转换或异化译法将其译为读者所能接受的社交指示语。这种翻译方式能够实现拟亲属称谓语的某一种语用功能的等效, 但无法完成其他语用功能的对应。如例 12。例 12: 众清客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 今日世兄一去, 二三年就显身成名的, 断不以往年作小儿之态了。……” [1] (108) “You're too hard on him, ” protested his companion, who had risen, “A few years at school and you're worthy son is sure to show his mettle and make a name. He's not a child anymore, …” [4] (133) 原文中“世兄”是清客们对贾宝玉的称谓方式。清客是专门陪达官贵人消遣玩乐的无聊文人, 他们的年龄长于宝玉。因此, 他们称宝玉为“世兄”完全不是出于年龄的考虑。在此语境中, 这种称谓方式具有以下几种语用功能: (1) 人称指示功能, “世兄”为以说话人为视角的第三人称指示语; (2) 地位功能, 这一称谓表示双方地位的差异, 并表示出说话人的谦恭之情及对被称谓人的尊敬。译文中通过视点转换法将其译为“You're worthy son”虽然显示出了说话人以被称谓人的尊敬但却无法显示双方的地位差异。因为英语中当交际双方地位相同时, 交际的一方仍可称另一方之子为“You're worthy son”。此外原文中“世兄”这一称谓是以说话人为视点的称谓语; 而译文中“you're worthy son”是以听说人(贾宝玉之父贾政)为视点的描述性指示语, 并非称谓语。

由此可见, 翻译就是叛逆 (Translation is a rebellion)。绝对等值只是一种假想, 一种愿望。由于语言形式的巨大差异与文化差异, 汉语中承载着大量语用信息的拟亲属称谓语很难在英语中找到绝对相同的同

义表达。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做出选择,一是放弃与语境息息相关的语用意义而保持形式上的等值,一是放弃与语境无关的纯语义等值而保持语用意义等值。然而,无论译者做出哪种选择,都无法同时实现语义与语用的绝对等值。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结合语境了解拟亲属称谓语的语用功能,恰当择词以实现有效交际。

参考文献:

- [1] 曹学芹,高鹗.红楼梦[Z].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 [2] 吴敬梓.儒林外史[Z].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3] 瞿象俊.大学英语[Z].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31.
- [4] 杨宪益译.红楼梦[Z].外语出版社,1978.
- [5] Fasold, Ralph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1-38.
- [6] Levinson. Pragmatics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
- [7] 田惠刚.中西人际称谓系统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297-304.
- [8] 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83-85.
- [9]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 [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 [10]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18-126.

51lunwen.org